



册府元龜
卷之九百二
至三

13
849
167



門 4 3
第 849
卷 167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邦計部

二十

平糴

常平

平糴

孟子曰犬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蓋譏其不以法度簡歛也是知善為國者當平豐之
歲為凶荒之儲所以順天道備寇賊而紓農人務政

册府元龜

邦計部

卷之五十二

一

本也夫世有饑穰天之行也邦之經費既不可闕民之資奉於是乎在或上熟而不收惡歲而亡備烏謂夫能通其變者也若乃權其輕重制其物宜則平糶之法存焉所以上操其柄下得其利農夫不困國用嘗足者亦錄是焉古之知治道者嘗從事於斯矣歷代而下咸可述焉

管仲齊大夫也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無稅於天下而因可乎仲對曰昔武王為巨橋之粟貴糶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糶立重泉之戍名欲入憚役而竟收粟也戊名也重文恭切假設此成今日民日有百鼓之粟

者不行民舉所聚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帝

繒帛雜絲曰繒軍五歲無籍衣於人以巨橋之粟亦二什

倍而衡平也黃金終身無籍於人桓公又曰齊西水潦

而民饑齊東豐庸而糶賤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

之有道乎管子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釜為釜百泉則鉅二

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鉅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鉅二錢

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

則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

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人饑者得食寒者得衣

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君下令稅人三十錢准以五穀令齊

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為嘗道也故別篇云備行不去盡也桓公又曰糶賤寡人

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萬人藏之為此有道

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道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

大困曰京

君請式璧而聘之

式用也璧玉也聘問也使玉人刻石為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十七

寸者七千是也賜之以璧仍存問也行令半年萬人舍其業而為困京

以藏菽粟者過半

魏文侯相李悝曰

悝音慰

糶甚貴傷人

此人謂士工商

甚賤傷

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

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理

田百晦歲收晦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

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

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

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

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

州四百五

十不足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未與此此農

夫所以嘗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糶至於甚貴者也

是故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

四餘四百石

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人終歲長四百石官糶二百

石此為糴 三舍一也 中熟自三餘三百石 自三四百五十石也
 其二百石此為 糴二而舍一 下熟自倍餘百石 自倍收三百石終
 五十石云下熟糴以 謂中分百石之一 小饑則收百石 平歲百畝之收
 小饑收百石收 三分之二也 中饑七十石 收二分 大饑三十石 收
 分之一也以此準 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
 之大小中饑之率 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
 熟之所斂 官以斂 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
 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
 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

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
 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平豐則用奢
 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
 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均施惠而不費之善政
 者也然此事久廢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
 者異同財貨未能通達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
 上不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
 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
 今者省徭務本並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
 而猶或騰踴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克儉法主

者平議具爲條制然事竟未行

南齊武帝永明五年詔曰善爲國者使民無乏而農
益勸是以十一而稅周道克隆開建嘗平漢載惟穆
代畎絲枲浮汶來貢杞梓皮革必緣楚徃自水德將
謝喪亂弘多師旅歲興饑饉代有貧室盡於課調泉
具傾於絕域軍國器用動資四表不因厥產咸用九
賦雖有交貿之名而無潤私之實民咨塗炭實此之
繇昔在開運星紀未周餘弊尚重農桑不殷於曩日
粟帛輕賤於當年工商罕兼金之儲匹夫多饑寒之
廢上槩稍寡所謂民失其資能無置

乎凡下貧之家可蠲三調二年京師及四方出錢億
萬糴米穀絲綿之屬平和且價以優黔首遠邦嘗帝
雜物非土俗所產者皆悉停之必是歲賦攸宜都邑
所乏可見直和帝勿使逋刻

後魏鹿念前廢帝普泰中爲右光祿大夫兼度支尚
書河北五州和糴大使

後周武帝建德三年正月詔以往歲年穀不登民多
乏絕令公私道俗凡有貯積粟麥者皆准口聽畱以
外盡糴

唐則天證聖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勅州縣軍司府官

等不得輒取和糶物亦不得遣人替

玄宗開元二年閏二月十八日勅年歲不稔有無須通所在州縣不得閉糶各令當處長吏簡較

十六年九月詔曰如聞天下諸州今歲普熟穀價至賤必恐傷農加錢收糶以實倉廩縱逢水旱不慮阻饑公私之間或亦爲便令所在以嘗平本錢及當處物各於時價上量加三五錢百姓有糶易者爲收糶事須兩和不得限數配糶訖具所用錢物及所收糶物數具中所司仍令上佐一人專簡較

二十五年九月戊子勅曰適從宜有國嘗典恤人

濟物爲政所先今歲秋苗遠近豐熟時穀既賤則甚傷農事資均糶以利百姓宜令戶部郎中鄭昉殿中侍御史鄭章於都畿據時價外每斗加三兩錢和糶粟三四百萬石所在貯掌江淮漕運固甚煩勞務在安人宜令休息其江淮間今年所運租停其闕輔委度支郎中兼侍御史王翼准此和糶粟三四百萬石應須船運等卽與所司審計料奏聞

二十六年三月丙申勅曰如聞寧慶兩州小麥甚賤百姓出糶又無人糶衣服之間或慮難得宜令所司與本道支使計會每斗加於時價一兩錢糶取二萬

石變造麥飯貯於朔方軍城
二十七年九月勅曰理國者在乎安人安人者在乎
足食以古先哲后立法濟時使家有三載之儲國有
九年之蓄雖遇水旱終保康寧則堯湯之代錄此道
也朕以薄德丕承睿圖身雖在於九重心每同於兆
庶而微誠克遂上帝降祥今歲物已秋成農郊大稔
豈但京坻之積有同水火之饒宜因豐穰預爲收貯
濟人救乏孰先于茲宜令所司速計料天下諸州倉
有不充三年者宜量取今年稅錢各委所錄長官及
時每斗加於時價一兩錢收糶

天寶四載五月詔曰如聞今載收麥倍勝嘗歲稍至
豐賤卽慮傷農處置之間事資通濟宜令河南河北
諸郡長官取當處嘗平錢於時價外別加三五錢
量事收糶大麥貯掌其義倉亦宜准此仍委採訪使
勾當便勘覆具數一時錄奏諸道有糧儲少處各隨
土宜如堪貯積亦准此處分
肅宗上元元年九月勅先緣諸道開糶頗有處分如
聞所在米粟尚未流通宜令諸節度觀察各於管內
捉掬不得輒令閉糶

代宗大曆八年十一月癸未勅度支江淮轉運三十

萬石米價并脚價充關內和糶時京師大糶穀價驟
 賤大麥斗至八錢粟斗至二十錢帝勤卹萬姓思以
 贍之以每歲漕輓四十萬石米至上郡乃量遠近費
 減至十萬石三十萬石米價充關內近加價和糶以
 利關中人權也庚子詔京官職田一切官為收糶令
 度支估以聞度支奏估直五萬貫詔加至八萬貫以
 來估時賤罷百官也

九年五月庚申以時屬年豐理國之本莫先兵食乃
 詔度支支七十萬貫諸道轉運使支五十萬貫其先和
 糶

十一年六月十三日勅自今已後所在一切不得閉

糶及隔截權稅

德宗興元元年閏十一月詔曰江淮之間連歲豐稔
 迫於供賦頗亦傷農收其有餘濟彼不足宜令度支
 於淮南浙東浙西道加價和糶米三五十萬石差官
 船運於諸處減價出糶貴從權便以利於人

貞元元年正月詔諸州府不得輒有閉糶
 二年十月度支奏京兆河南河中同華陝虢晉絳鄜
 坊丹延等州府秋夏兩稅青苗等錢物悉折糶粟麥
 所在儲積以備軍食京兆府兼給錢收糶每斗於時

價外更加十錢納於大倉詔可其奏自是每歲行之以贍軍國
十一月度支奏請於京兆府明年夏秋稅二十二萬四千貫文又請度支給錢添成四十萬貫令京兆府今年內收糶粟麥五十萬石以備軍食詔從之
三年閏五月度支奏河南河中府及同華晉絳陝虢鄜坊丹延等州今年夏稅各送上都及留州留都府錢八十一萬貫請量取三十萬貫折糶豆麥等貯納仍委和糶使兵部郎中姚南仲勾當從之
四年九月詔京兆府於時價外加和糶差清強官先

給價直然後貯納續令所司自搬載送大倉並差御史訪察有違勅文當重科貶先是多被折物或估踰時價或先歛而不訓追集停擁割斂運納遠近怨苦故有是詔

八年十月以西北邊穀賤詔令度支增價糶和以實邊儲凡積米三十三萬斛
九年正月詔曰分災救患法有嘗規通商惠人國之令典自今宜令州府不得輒有閉糶仍委鹽鐵使及觀察使訪察聞奏
十六年十月勅京兆府今年和糶粟一百萬數內宜

減三十萬

憲宗元和七年七月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奏今年冬諸州和糶貯粟澤潞四十萬石鄭滑易定各一十五萬石夏州八萬石河陽一十萬石太原二十萬石靈武七萬石振武豐州鹽州各五萬石凡一百六十六萬以今秋豐稔必資蓄備其澤潞石易定鄭滑河陽委本道差判官和糶各於時價每斗加十文所募人知勸農國有嘗備從之

八年九月癸丑權判度支兵部尚書王紹奏請折糶粟京兆府二十五萬石同州五萬石華州三萬石陝

州五萬石號州三萬石河中府三萬石絳州二萬石河南府六萬石河陽節度管內十萬石准舊仍各於本州處中甸時估每斗加餽五之一京兆府量加五之二以當府秋稅青苗錢折納仍委戶部以不折估正段據數俱還從之

穆宗長慶元年三月勅春農方興種植是切其京西京北和糶使宜勤停先是度支以邊儲無備請置和糶使經年無序徒擾邊人故罷之

七月十八日大赦制近邊所置和糶皆給實價如聞頃來積弊頗甚美利蓋歸於主掌善價不及於村閭

或虛招以奉於強家或廣僦用盜於游客若不嚴約
弊何可除宜委度支精擇京西京北應供軍糧并和
糴院官并營田水陸轉運切加訪察仍作條流檢括
速具奏聞

四年七月乙丑丁卯勅近日訪聞京城米價稍貴須
有通變以便公私宜令戶部應給百官俸料其中一
半合給正段者廻給官中所糴粟每斛折錢五十文
其正段委別收貯至冬糴粟填納大倉時人以爲甚
便

八月詔於關內及關東折糴粟一百五十萬石用備

饑歉其和糴價以戶部錢充收貯畢日仍委戶部管
繫尋嘗不得支用

敬宗寶曆元年八月勅度支於兩畿及鳳州邠涇鄜
坊同華河中陝州河陽等道共和糴折糴聚二百萬
斛命祠部郎中崔忠信等分道主之以是歲大稔故
也

十二月戊辰勅如聞河東振武今年熟令博糴米十
萬斛搬送靈武收貯其價以戶部錢充
文宗太和三年九月詔以河南河北諸道頻年水旱
重以兵役而徐汴管內遭水潦如聞江淮諸郡所在

冊府元龜 平糶 卷之五百二
豐稔困於甚賤不免傷農州縣長吏苟思自便條約
不令出界雖無嚴榜以避詔條而商旅不通米價懸
異致令水旱之處種食無資昔春秋之時列國異政
分災救患猶載冊書况今朝典大行遠近一統禁錢
閉糶具在赦文宜令御史臺諫御史一人於河南巡
檢但每道每州界首物價不等米商不行卽時潛有
約勒不必更待文榜爲驗便具事狀及本貫刺史縣
令察判名聞如河南通商旅之後淮南諸郡米價漸
起展轉連接之處直至江西湖南荆襄已來並須約
勒依此舉勘聞奏仍各令觀察使審詳前後赦條與

御史切加訪察不得容蔽

四年七月甲子內出綾絹三十萬疋付戶部克和糶
八年八月戊申詔曰歲有歉穰穀有貴賤權其輕重
須使通流非止救災亦爲利物同州諸縣至河中晉
絳京西北豐熟之處宜令近京諸道許商興販往來
不得止遏

開成元年閏五月己卯帝御紫宸殿謂宰臣曰京兆
府請開場收麥何如李固言曰但優饒百姓則易糶
今年百姓雖放兩稅亦須聽其收貯自爲歲計但情
願出糶卽加於時價收之鄭覃曰不强其所不欲加

價收糶人自樂輸

十月戶部請和糶粟一百萬石

三年九月丙辰朔中書門下奏請配諸道收糶粟一百萬石以備凶年甲申詔令戶部差官京西東都河中共糶粟六十萬石各於當處收貯以備水旱

宣宗大中六年五月勅自收關隴便討黨項邊境生人皆失活業連屬艱食遂不寧居兼軍儲未得殷豐切在多贍助今年京畿及西北邊稍似時熟即京畿人家競搬運斛斗入城收爲蓄積致使邊塞粟麥依前踴貴兼省司和糶亦頗艱難其弊至深須有釐革

且京西北今年夏秋斛斗一切禁斷不得令入京畿兩界其年六月勅近斷京兆北斛斗入京如聞百姓多端以麵造麴入城貿易所費亦多切宜所在嚴加覺察不得容許

懿宗咸通七年八月戶部奏請開和糶勅曰自數年江淮頗爲饑歉今年稼穡稍似豐穰國家比爲傷農是聞和糶如聞積弊繼有多端善價不及鄉閭美利皆歸司局徒爲名目不益公私委戶部自此擇人深須峻法稍循前弊必罪所司史官曰和糶之文累朝承弊

大和中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郎盧允中右司員外判戶部姚康以分使和糶錢八萬貫其巡司李平楊洵美各杖一百名中等悉配邊蓋此法未得中也惟白居易元和時爲右拾遺上疏論和糶事其理最當辭去臣伏見有司以今年豐熟請令畿內及諸州和糶將收錢穀當利農夫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者凡曰和糶是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也比來和糶事殊不然但令府縣之官散配人戶促力程限嚴加徵催苟有稽遲卽被捉搦迫感鞭撻甚於賦稅和糶之名乃爲虛設故曰有害無利也今若

有司出錢開場自糶比於時價稍較饒利誘人人人若見利自然遠近爭來利害之間可以比辨苟除前之弊行此之宜是真得和糶利人之道也一端取捨伏惟聖旨裁之必不得已卽不如折糶者折青苗稅錢使直納斛斛免令賤糶別納見錢在農人亦甚爲利况度支和糶多是雜色疋帛百姓多須轉賣然將納稅錢至於給付不免侵侷貿易不免損折所失過半其弊可知今若量折稅錢納斛斛既無賤糶粟米之費又無轉賣疋段之勞利歸於人美歸於上則折糶之便豈不昭然錄是而論則配戶不如開場和糶不

如折糴亦甚明矣臣久處村閭曾爲和糴之戶親被
感迫寔不堪命臣近爲畿尉曾領和糴之司親自鞭
撻所不忍觀臣頃者嘗疏此人病聞於天聰疎遠賤
微無因上達今幸居禁職列在諫官苟有他聞猶合
諫獻况備諳此事深知此弊臣若緘默隱而不言不
惟上辜聖恩實亦下負夙願猶慮愚誠不至聖鑒未
週卽望令左右可親信者一人潛問鄉園百姓和糴
之與折糴孰利而與孰害乎則知臣言不敢苟耳或
陛下以勅命已行難於移改以臣愚懇則又不然夫
聖人之舉事也唯務使人唯求利物若損益相半則
不必遷移若利害相懸則事須追改不獨於此其他
亦然

十月二十三日御史臺奏今後如有所在閉糴者長
吏必加貶降本判官錄事參軍並停見任書下考仍
勒所在州縣各於版榜寫錄此條懸示百姓每道委
觀察判官每州府委錄事參軍勾當逐月具不閉糴
事錄申臺從之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勅今歲自京
已東水淹爲患物價騰踴人戶多於西京收糴斛斗
近聞京西諸道州府逐斗皆有稅錢遂不通行乃同

閉糶宜令各下京西諸道州府凡閉糶斛斗不得輒有稅率及經過水陸關坊鎮縣妄有邀詰

四年正月壬戌詔曰輦轂之中郊甸之內時物踊貴人戶饑窮訪聞自陝已西遐及邠鳳積年時熟百穀價和縱未能別備於貢輸亦宜廣通於和糶近聞輒有稅索已曾降勅指揮尚恐關鎮阻滯行塗增長物價仰所在長吏切如檢御以濟往來推救災卹患之心明奉國憂人之道又京圻之內自張全義制置已數十年每聞開墾荒蕪勸課稼穡曾無歉歲甚有餘糧公私貯蓄及多收藏未肯出糶更俟厚價頗失衆

情宜令中書門下條流應在京及諸縣有貯斛斗並令減價出糶以濟公私如不遵行卽仰聞奏別具檢括仍委河南府切詳勅命處分

明宗天成二年八月乙酉中書舍人張文寶上言今歲時雨不愆秋苗倍熟應大熟處望下勅收糶以備歉歲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詔鳳州禁糶出外界
晉高祖天福二年十一月大理少卿路阮上言臣聞却敵者兵強兵者食兵不强無以驅除禍亂食不足無以贍濟國家方今海內未平寰中多事制叛則必

攻必討非國在足食足兵臣伏見天下諸州府舊穀尚賤新穀又登既漸豐饒例難糶貨臣請國家每隆大計須作預防時當小稔之年可設無窮之備伏請取天下州府錢帛數逐年支計外委逐處長吏於津要處差清白官收糶粟一色別厰積貯以備荒年若在豐穰之日未見優長如逢饑饉之時方明利濟疏奏不納時輦下養兵數廣於前衣食又倍之猶是合諸藩上供不足以充費間以敵稅並折徵練帛食廩曾無兼年之蓄至廢帝嗣位大蝗起率百姓口食天下一空俄致戎人南牧幸其國虛故也

周太祖廣順元年四月初天災流行分野代有苟或閉糶豈是愛人宜令沿淮渡口鎗鋪不得止淮南人糶易

三年七月敕沿淮諸州點檢淮南人所糶糧食如是以驢騾為馱及人負擔即仰放過不得以舟車輦運

過淮 先是淮南大旱井泉涸竭太祖愍之命許博羅至是聞吳人收糶入官以備軍食遂詔止輦運

嘗平

夫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今有緩急則物有重輕始自列國李愷起平糶之法至於漢世壽昌建嘗平之

制裁之得宜馭之有道雖復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而
穀有嘗價民無饑色其後迫於羣議乃從中輟永平
之歲遵用舊典市糴益賤廩庾充積旣而罷焉晉氏
之後南北更主或建置有初或評論靡決名稱之際
因革或殊經制之方損益小異汔于隋室復有義倉
社倉之名唐祚延久條式咸著朱梁五代干戈未息
揚雄奏議亦頗及之原其立法之意誠以均節貨幣
之高下防虞稼穡之豐歉調盈虛而御國用謹聚散
而濟民命管子所謂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
真得治財之術哉夫爲邦者不可以不務也

漢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
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
弘農河東上黨大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漕足過
半帝從之壽昌遂白令邊郡皆平倉以穀賤時增其
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嘗平倉以給
北邊民便之帝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元帝卽位天下大水關東尤甚二年齊地饑民多餓
死諸儒多言嘗平倉可罷帝從其議
後漢明帝卽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平
五年作嘗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三十府廩

還積 一云永平十一年明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屯騎校尉劉般對以嘗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

晉武帝泰始四年立嘗平倉豐則糴儉則賣以利百姓

咸寧二年起太倉於城東嘗平倉於東西市宋沈曇慶爲右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嘗平倉以救民急太祖納其言而事不行

南齊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武帝欲置嘗平倉市積爲儲六年下詔兼尚書右丞李珪之等參議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綾絹布揚州出錢

千九百一十萬南徐州三百萬各於郡所市糴南豫

州二百萬市絲綿綾絹布米菽麥江州五百萬市米

胡麻荊州五百萬郢州三百萬皆市絹布米大小豆

大胡麻荊州米兼粳粟湖州二百萬市米布臘司州

二百五十萬西豫州二百五十萬南兗州二百五十

萬雍州五百萬皆市絹綿布米南兗州兼大麥大豆

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

後魏孝文太和十二年詔羣臣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請折州郡嘗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糴之於民

如此民必相力田以買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嘗積歲歉則直給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爲患也

二十年十二月置嘗平倉

東魏孝靜天平中嘗調之外隨豐稔各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本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自是之後倉廩之實雖有水旱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振元元之衆

北齊武成河清三年定令諸州郡嘗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逐當州

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糴之賤則還用所糴之物依價糴貯
後周太祖初爲魏相創制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斂之

隋開皇三年陝州置嘗平倉京師置常平監
五年五月詔置義倉時度支尚書長孫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等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因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命勸農重穀

先王令軌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而民無菜色皆繇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者也去年亢陽闕右饑餒陛下運山東之粟置嘗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大德鴻恩可謂至矣然經國之道義資遠算請勅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穀為務帝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民賴焉

長孫平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簡會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調給

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下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

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雲朔夏綏靈鹽簡豐鄴京
 甘瓜等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歉少
 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

十六年正月詔秦壘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紀河
 廓函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並於當縣
 安置

二年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
 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

仁壽二年九月置嘗平官

唐高祖武德元年九月四日令州縣始置社倉

是年九月二十二日詔曰朕祇膺靈命撫字黎民方
 緝隆平躋之仁壽田畝之賦一切蠲除錙銖之律悉
 皆停斷是以特建農圃用督耕耘思俾齊民既庶且
 富鐘庾之量異同水火宜置嘗平監官以均天下之
 貨市肆騰踴則減價而出田畝豐羨則增價而收觸
 類長之去甚去泰庶使公私俱濟家給人足仰止并
 兼宣通擁滯

五年十二月廢嘗平監官

太宗貞觀二年四月制天下州縣並置義倉先是每
 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百姓流

移或致窮困左丞戴胄上言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
 免國無九年之儲蓄禮經之所明誠今喪亂以後戶
 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
 有凶災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
 粟名爲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年國用
 不足並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途無以支給
 請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懇田稼穡頃畝每至
 秋熟准其見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
 此稅各納所在爲立義倉若年穀不登百姓饑饉所
 在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旣爲百姓預作儲貯官爲

舉掌以備凶年朕非所須橫生賦歛利民之事深是
可行宜下所司議立條制至是戶部尚書韓仲良奏
王公已下墾地畝納二升其粟麥稅稻之屬各依土
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制可之自是倉儲衍溢億兆
賴焉

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詔於維相幽徐齊并秦蒲等
州置嘗平倉

高宗永徽二年閏九月初六日勅義倉據地稅子實
是勞煩宜令衆戶出粟率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
六年八月京西二市初置嘗平倉

以大雨道路不通京師米貴

顯慶二年十二月三日京西嘗平倉置平署官員

太倉

宗以至高宗則天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窮迫漸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殆盡

玄宗開元二年九月詔曰天下諸州今年稍熟穀價
全賤或慮傷農嘗平之法行自往古苟絕欺隱利益
實多宜令諸州加時價三兩錢糴不得抑歛仍交相
付領勿許懸欠蠶麥時熟穀米必貴卽令減價出糴
豆等堪貯者熟亦宜准此以時出入務在利人江嶺
淮浙劔南地皆下濕不堪貯積不在此例其嘗平所
須錢物宜令所司支料奏聞並委長官專知改任日

通相付受且以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若無糧儲之備必致饑饉之憂縣令親人風俗所繫隨當處豐約勸課百姓未辦三載之糧且貯一年之食每家別爲倉窖非蠶忙農要之時勿許破用仍委刺史及按察使簡較覺察不得容其矯妄

四年五月勅曰天下百姓皆有正條正租州縣義倉本備饑年賑給若緣官事使用還以正倉却填近年已來每三年一度以百姓義倉造米遠送交納仍勒百姓私出脚錢卽并正租一年兩度打脚雇男鬻女折舍賣田力極計窮遂卽逃竄勢不獲已情實可矜

自今已後更不得以義倉回造已上道者不在停限以後若不熟之少者任所司臨時具奏聽進止其脚並以官物充

六年三月詔曰德惟善政政在養人必將厚生阜俗利物弘義朕奉若天命副膺王業思一物失所以百姓爲心間者河北河南頗非善熟之人糧食固應乏少頃雖分遣使臣已領巡問猶慮鰥獨不能自存凡立義倉用爲歲備今舊穀向沒新麥未登蠶月務困田家作苦不有惠恤其何以安宜問彼困儲時令貸給况京坻轉積歲月滋壞因而變造爲利弘多將以

散滯收贏理財均施所司明作條件俾便公私
七年六月勅關內隴右河東河北五道及荆揚襄河
南夔綿益彭蜀資漢劔茂等州並置嘗平倉其本上
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每糴具本利與
正倉帳同申

十六年十月勅自今歲普熟穀價至賤必恐傷農加
錢收糴以實倉廩縱逢水旱不慮阻饑公私之間或
亦爲便宜令所在以嘗本錢及當處物各於價上量
加三錢百姓有糴平易者收糴事須兩和不得限數
配糴訖具所用錢物及所糴得物數具申所司仍令

上佐一人專勾當

二十九年制曰本制倉儲用防水旱朕每念黎庶嘗
憂匱乏承前有遭損之州皆待奏報然始賑給近年
亦分命使臣與州縣相知處置尚慮道路應遠徃復
淹滯以此恤人何救懸絕自今已後若有損處應須
賑給宜令州縣長官與採訪使勘會量事給訖奏聞
朕當重遣使臣宣尉按覆
天寶四載五月詔曰如聞今載收麥倍勝嘗歲稍至
豐賤卽慮傷農處置之間事資通濟宜令河南河北
諸郡長官取當處嘗平錢於時價外斟別加三五錢

量事收糶大麥貯掌其義倉亦宜准此仍委採訪使
勾當便勘覆具數一時錄奏諸道有糧儲少處各隨
土宜如堪貯積亦准此處分

六載三月二十二日太府少卿張瑄奏准四載五月
八日并五載三月十六日勅節文至貴時賤價出糶
賤時加價收糶若百姓未辦錢物者任准開元二十
八年七月九日勅量事賒糶至粟麥熟時徵納臣使
司商量且糶舊糶新不同別用其賒糶者至納錢日
若粟麥雜種等時價甚賤恐更廻易艱辛請加價便
與折納

代宗廣德二年正月諸道轉運使專判度支戶部侍郎
郎第五琦奏天下諸州望置嘗平倉及庫使司商量
置本錢隨當處米物時價賤則加價收糶貴則減價
糶賣

德宗建中元年七月勅夫嘗平者嘗使穀價如一大
豐不爲之減大儉不爲之加雖遇災荒人無菜色自
今已後忽米價貴時宜量出官米十萬石麥十萬石
每日量付兩市行人下價糶貨

三年九月戶部侍郎趙贊上言曰伏以舊制置倉儲
粟名曰嘗平軍興已來此事浸廢因循未舉番三十

年其間或因凶荒流散餒死相食者不可勝紀古者
平準之法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鐘之藏千室之邑必
有千鐘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雖有大賈富家不
得豪奪吾人者蓋謂能行輕重之法也自陛下登極
來許京城兩市置嘗平官糴鹽米雖輕頻年少雨米
價不復騰貴此乃即日明驗實要推而廣之當軍興
之時與承平或異事須兼儲布帛以備時須臣今商
量請於兩郡并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等州府各置嘗
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貫下至十萬貫隨其所宜量
定多少唯貯斛斗疋段絲麻等嘗候物貴則下價出

賣物賤則加價收糴權輕重以利疲人從之贊於是
條奏諸道津要都會之所皆置吏閱商人財貨計錢
每貫稅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稅之以
充嘗平本時軍用稍廣嘗賦不足所稅亦隨得而盡
終不能爲嘗平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制歲時有豐歉穀價有重輕將
備水旱之虞在權聚歛之術應天下州府每年所稅
地子數內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嘗平倉及義倉仍各
逐穩便收貯以時糴糶務在救人賑貸所宜速須聞
奏

六年二月制如聞京畿之內舊穀已盡宿麥未登宜以嘗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諸道州府有乏少糧種處亦委所在官長用嘗平義倉米借貸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元和二年四月賑貸並宜停徵容至豐年然後填納

十三年正月戶部侍郎孟簡奏應天下州府嘗平義倉等斛斛請准舊例減估出糴但以名數奏中有司更不收管州縣得專達以利百姓從之

穆宗長慶二年十月詔江淮諸州旱損頗多所在米價不免踊貴宜委淮南浙西浙東宣歙江西福建等道觀察使各於本道有水旱處取嘗平義倉斛斛據時估減半價出糴以惠貧民

四年三月制曰義倉之制其來已久近歲所在盜用没入致使小有水旱生人坐委溝壑永言其弊職此之繇宜令諸州錄事叅軍專勾當苟爲長吏迫制卽許驛表上聞考滿之日戶部差官交割如有欠負與減一選如欠少者量加一選欠數過多戶部奏聞節級科處

文宗太和七年八月詔曰如聞今歲所在豐稔其義倉斛斛先有借用處委戶部勾當並須及時填足

八年九月詔淮江浙西等道仍歲水潦遣殿中侍御史任畹馳往慰勞以比年賑貸多爲奸吏所欺徒有其名惠不及下宜委所在長吏以軍州自貯官倉米減一半價出糴務及貧弱如無貯蓄處卽以嘗平義倉米糴田苗全損處全放其年青苗錢餘亦量議蠲減

九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嘗平義倉本虞水旱以時賑卹州府不詳文理或申省取裁或奏候進止自今已後應遭水旱處先據貧下戶及鰥寡惇獨不濟者便開倉准元勅作等第賑代以訖具數申報有司如或水

旱尤甚米麥翔貴亦任准元年勅或減價出糴熟時糴填委諸道觀察使各下諸州軍令知悉

三月制曰朕以寡德託於兆人之上雖兢兢業業思理不怠而政道多闕和氣用傷仍歲水旱黎人艱食爲之父母斯心鬱陶如聞魏博六州阻饑尤甚野無青草道殣相望及山南東道陳許鄆曹濮淮南浙西等道皆困於饑疫慮乏鐘餉其魏博宜賜粟五萬石山南東道陳許鄆曹濮等三道各賜糙米二萬石充賑給委度支逐便遣淮南浙西兩道委長吏以嘗平義倉粟賑賜應諸道有饑疫處軍糧積蓄之外其屬

度支戶部雜穀並令減價出糶以濟貧人其有宰牧非才貪殘爲害及承前積弊須有條流或寃獄留滯速宜疎決者並委觀察使糾察詳訪具狀聞奏用與天青以副朕焦勞之慮

開成元年八月戶部奏應諸州府所置嘗平義倉伏請起今後通公私田畝別納粟一升逐年添貯義倉歛之至輕事必通濟歲月稍久自致充盈縱逢水旱之災永絕流亡之慮勅從之

十一月陳許觀察使杜棕奏陳許蔡三州嘗平義倉斛斛除元數外當使添置粟一十萬石分貯三州以

備水旱

十二月鹽鐵轉運使奏據江淮留後盧錮以江淮諸州人將阻饑請於來年運米數內量留收貯至春夏百姓饑乏之際減價出糶收其直待熟償之無損于官有利于人帝嘉之詔留嘗運米三十萬石

宣宗以會昌六年卽位五月赦節文嘗平義倉斛斗已出百姓太和中又於嘗數外每畝配率一升稱防災沴其所徵嘗平義倉正數都無商量如聞此色在諸州縣皆兩徵已困之人何堪重斂自今已後宜停徵太和中每畝率配之數仍令所在長吏分明曉示

以絕奸欺

大中六年四月戶部奏天下州府收管嘗平義倉斛
斗今日已後如諸道應遭災荒水旱便委長吏清強
官審勘如實是水旱處便任開倉先貧下不濟戶給
貸訖具數分析申奏并報臣本司切不得妄給與富
豪人戶其所使斛斗仍仰錄事參軍至當年秋熟後
專勾當據數追收填納不令違欠如州府無水旱妄
有給使又不及時填貯其錄事參軍本判官重加殿
罰其長吏具銜奏聽進止所與得濟疲民兼免欠闕
從之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六月中書舍人張文寶請復嘗
平倉

四年九月左補闕張昭遠奏切見今秋物價絕賤百
姓隨地畝細配錢物名目多般皆賤糴供輸極傷農
業既未能減放貯請加估折納斛斗稍便於民又國
朝已來備凶年之法州府置嘗平倉饑歲以賑貧民
請於天下最豐熟處折納斛斗以倉貯之依嘗平法
出納則國家嘗有粟而民不匱也疏奏不報
長興元年五月右司郎中盧導奏請置嘗平義倉以
備凶歲

漢隱帝乾祐二年太子詹事曹名昇上言國以民爲
 本民以食爲天時或水旱爲災蟲蝗害稼旣無九年
 之畜寧救萬姓之饑天災流行古今代有而前代縱
 逢災歉免至流亡蓋以分災恤民素有儲備臣請依
 古法置嘗平倉請於天下京都州府租賦五斛斗上
 每斗別納一升別倉貯積若凶災之處出貸貧民豐
 年卽納本數庶幾生聚永洽綏懷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冊府元龜 嘗平 二十一

屯田

夫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屯田之
 利繇是興矣自漢武創制置吏卒五六萬人充國上
 狀條便宜十有二事新莽僞政則立田禾將軍東漢
 永平亦命宜禾都尉魏晉而下無代無之是皆因成

營田因田積穀兼兵民之力省飛輓之勞比夫負海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者其利豈不博哉然而輪臺之耕龜茲曰來迫吾國車師之墾匈奴曰必爭此地或攻擾田疇或蕩搖邊戍募民敢徙徒垂空言調吏而行復致胥怨若乃任峻為典農之官所在積粟鄧艾著濟河之論資食有儲斯皆不越中區近在宇下厥功易就人靡告勞故魏氏之致富饒晉人之能尅敵者用此道也

漢武帝太初末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謂得拜職也於

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

卒數百人置使者較尉領護言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以給外國

使者謂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及匈奴昆邪王降後度河自朔方

以西至今居令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

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此地相接不絕是時軍旅連出師行

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

匈奴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

史奏言故輪臺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

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

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綵繒可以易

穀食宜給足不可乏

言以錐刀及黃金綵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

糧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

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

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斥候屬較尉事有便宜因騎

置以聞騎置今之驛馬也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

敢徙者詣田所累謂妻就畜積為本業畜讀益墾漑

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使臣謹

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勅太守都尉明燧火選士

馬謹斥候蓄芟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

昧死請帝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不復出軍

帝即位初用桑弘羊前議以杆彌太子賴丹為校

尉將軍田輪臺與渠犁地皆相連龜茲貴人姑翼龜茲

讀曰丘慈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

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

始元二年八月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調調發也故吏前為官職

者令其部率習射戰元鳳四年平樂監傅介子既殺樓蘭王漢乃立尉屠

耆為王尉屠耆樓蘭王弟先為質於漢更名其國為鄯善王自請天

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

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

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

填音竹刃切

其後更置都尉

宣帝地節二年詔遣侍郎鄭吉及校尉司馬熹

許吏切

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熹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田渠犁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車師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

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廼與校尉盡將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廼解後嘗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去渠犁千餘里間以山河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犁者孰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

嘗惠

也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楊威武車師旁

胡騎引兵去廼得出歸渠犁凡三校尉屯田

匈奴傳云宣帝

時西域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匈奴收其餘東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其後

匈奴遣左右與韃各六千騎與音郁韃音居言切與左人將冉

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

神爵三年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護鄯善以西使

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使吉并護

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也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

是徙屯田于北胥鞬地各枝莎車之地也屯田校

尉始屬都護都護治烏孫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

十八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于西域為中都

護治焉

趙充國為後將軍討叛羌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

以待其弊上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

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

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

三斛菱稂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菱乾芻也稂禾稗也石百二十

斤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卒

倅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

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

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

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

本大小六萬餘枝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

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

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二百八斛分

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

陝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解水左右田事出賦人

二十晦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敵字也至四月草生發

羣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倅副也什二者

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伉音口浪切為田者游兵以充八金城郡蓋

積畜省大費畜讀日器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

一歲食謹上田處及罷用簿唯陛下裁許帝報曰皇

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

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

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

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薦稠草愁於

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般音

班還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

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

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羗虜之具

也臣謹條不出兵畱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
 萬人畱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
 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古地貧破其衆以成
 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
 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
 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賑羗虜亦
示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閔暇時下所伐材
閔讀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
 令反畔之虜窟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瘰墮之患
離遭也墮謂因寒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
疾而墮指者也

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

之洗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開皆羗種在河使

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隄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

西域信威千里信讀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橋成軍

若於枕席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畱

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乞國材下犬馬齒

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帝復賜報

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

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

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

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按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

此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是以大小开有此

言也其意嘗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克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大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與遠在來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

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

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

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也按聯不絕

此按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亦猶周易荷按滅

耳也周禮按人掌王馬之政六廐成按蓋用關成關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按木因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關禽獸也便兵弩傍關具燧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

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指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

累重謂妻子也

累音力瑞切 重音直用切 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
 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
 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
 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為小
 寇豈讀曰但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
 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罷讀曰疲 敝與弊同貶重而
 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
 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更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
 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
 一隅澹占瞻字 贍給也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

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鄉讀曰嚮雖其
 前辭嘗曰得亡校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
 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
 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媮苟且也 嫌亦嫌字
 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
 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
 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熟計愚臣伏計熟甚不敢
 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乞國奏每上輒
 下公卿議臣初是乞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
 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

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嘗是臣任其計
可必用也帝於是報克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
羗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
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帝以破羗強
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克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
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功出擊強弩出
降四千餘人破羗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功斬首降者
亦二千餘級而克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
克國留屯田

元帝時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

戊巳中央錄
覆四方又開

渠播種以爲職故稱戊巳
時車師有前王後王國也

王莽遣尚書大夫趙並使勞北邊還言五原北假膏

壤殖穀北假地名也膏壤言
其土肥美也殖生也異時嘗置田官乃以並

爲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

後漢光武建武五年馬援家屬隨隗囂質子恂歸維

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

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中帝許之

六年討虜將軍王霸屯田新安時太中大夫張純
將兵屯田南陽

七年詔驃騎大將軍杜茂引兵北屯田晉陽廣武以

備胡寇廣武縣名
屬太原郡

再將元寇 邦計部 卷之五百三

明帝永平十六年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今伊州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

章帝建初二年復罷屯田伊吾盧

順帝永建元年復朔方西河上郡既而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嘗儲穀粟令周數年內右扶風韓皓代馬賢爲校尉明年犀苦詣皓自言求歸故地皓復不遣因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羣羌皓後坐徵張掖太守馬續代爲校尉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警備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

邊湟中羗意乃安

六年以伊吾盧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欽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復爲十部復置玄菟郡屯田六部

靈帝中平中傅燮爲漢陽太守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

魏太祖初興值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餘萬人多相食旣破黃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頽川棗祗及韓浩建議置屯田議太祖乃下令

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饑則
 寇畧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
 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表術在江淮取給蒲廡
 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
 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四域此先代
 之良式也是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乃募民
 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開置芍陂屯田芍音鵠今壽州
 州郡列置田官淮南郡吏倉慈為綏集都尉數年中所在積穀倉
 廩皆滿官渡之戰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任峻
 時太祖欲廣置屯田以司空掾國淵典其事淵屢陳

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

豐實百姓競勸樂業

劉馥為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脩廣矣渠陵大
 堰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

梁習為并州刺史摠故部曲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
 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
 菽粟以給人牛之費

齊王正始中司馬宣王秉政奏穿廣漕渠引河入汴
 溉東南諸陂始大佃於淮北初宣王欲廣田畜穀為
 滅吳之資乃使鄧艾行陳項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

水少不足盡地利宜開河渠引水漕運以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糧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田且守水豐嘗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尅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施行復以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

脩諸陂於潁之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屬陽至於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

蜀後主建興中諸葛亮爲丞相出師侵魏據五丈原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

吳大帝赤烏中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都人會佃毗陵男女各數萬口

晉安平王孚魏明帝時爲度支尚書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脩田桑繇是關中軍國有餘待賊有備矣

扶風王駿武帝初爲鎮西將軍都督雍梁等州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已及僚佐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具以表聞詔遣普下州縣使各務農事
羊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率營兵出鎮南夏時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

東晉大康中爲張華司空賊曹屬時欲廣農哲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蓄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繇者三一曰天時不讐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霖霖之潤秋繁滂沱之惠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畛於原隰勤薦藜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

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多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生冀北大賈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斲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騶駘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貯水停滲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瀉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

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邳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充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重多稔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隴而潢潦臻滎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案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

荀崧為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之晉陵
軍事北鎮淮陰屯田于東陽之石龜

殷浩為中軍將軍北征許雒開江西

音劉

田千餘頃

以為軍儲

元帝為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

為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即

以為廩

後趙石季龍謀伐昌黎使典農中郎將王興率眾萬

餘屯田于海濱自幽州東至白狼大興屯田

宋毛脩之為冠軍將軍領南郡相高祖將伐魏先遣

脩之復芍陂起田數千頃

王弘為會稽王司馬道子驃騎參軍主簿時農務頓

息末役繁興弘以為宜建屯田陳之曰近面所諮立

屯田事已具簡聖懷南畝事興時不可失宜早督田

畷以要歲功而府資役單刻控引無所雖復厲以重

勸肅以嚴威適足令囹圄充積而無救於事實也伏

見南局諸冶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甚微愚謂

若廻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

今欲留銅官大冶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一

准揚州求取亦當無乏餘者皆罷之以充東作之要

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軍募吏依治比例并聽取山
湖人此皆無損於私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疇量
分判番假及給廩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親局所
統必當練悉且近東曹板水曹參軍納之領此任其
人頗有幹能自足了其事耳頃年以來斯務弘廢田
蕪廩虛實亦繇此弘過蒙飾擢志輸短効豈可相與
寢默有懷弗聞耶至於當否尊自當裁以遠鑒若所
啓謬允者伏願便以時施行庶歲有務農之勤倉有
盈廩之實禮節之興可以垂拱待也

南齊桓崇祖爲豫州刺史平西將軍明帝使入關參

虞消息還勅崇祖曰卿視吾是守江東而已邪所少
者食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殘醜遂勅崇祖脩治
芍陂田

祖冲之爲長水校尉領冗從僕射冲之造安邊論欲
開屯田廣農殖明帝建武中使冲之巡行四方興造
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事竟不行

徐孝嗣建武爲尚書令是時連年虜動軍國虛乏
孝嗣不古屯田曰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
事彌切故井陌疆里長穀成於周朝屯田廣置勝戈
富於漢室降此已還詳畧可見但求之自古爲論則

賒卽以當今宜有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
費引旣殷漕運艱澀聚糧待敵每苦不周利害之基
莫此爲急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淮南舊田觸
處極目陂過不脩咸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人
邊備旣嚴戍卒增衆遠資餽運近廢良疇士多饑色
可爲嗟嘆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
精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确之異州郡縣戍主帥已下
悉分番附農今水田雖晚方事菽麥二種益是北土
所宜彼人便之不减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所啓
允合請卽使至徐兗司豫爰及荆雍各當境規度勿

有所遺別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歲
終言最明其刑賞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緣邊冗食
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畧不可計奏御見納時帝已
寢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

梁陳慶之爲都督南北司豫諸軍事罷義陽鎮兵停
陸轉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
倉廩充實高祖每嘉賞之

夏侯夔爲豫州刺史時積歲寇戎人頗失業夔乃帥
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
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

裴邃爲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後又爲西戎
按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
實省息邊軍民人吏獲安

後魏東平公儀秦王翰之子道武命督屯田於河外
自五原至稠陽外務農稼大得人心

薛虎子爲開府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
入公庫任其私用嘗苦饑寒虎子上表於孝文曰臣
聞金湯之固非粟不守韓白之勇非糧不戰故自用
兵已來莫不先積聚然後圖并兼者也今江左未賓
鯨鯢待戮若不委粟彭城以強豐沛則何以拓定江

關掃一術霍竊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
十二疋卽日隨身用度無準木及代下不免饑寒論
之於公無毫釐之潤語其私則橫費不足非所謂納
民軌度公私相益也今徐州左右水陸壤沃清汴通
流足盈漑灌其中良田十萬餘頃若以兵絹市牛分
歲戍卒計其牛數足得萬頭興力公田必當大獲粟
稻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芸殖餘兵尚衆且耕且
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耘
於數年之食於後兵資唯須內庫五稔之後穀帛俱
溢匪直戍士有豐飽之資於國亦有吞敵之勢昔杜

預田宛葉以平吳克國耕西零以強漢臣雖識謝古
人任當邊守庶竭塵露有增山海孝文納之

范紹為寧遠將軍義陽太守時朝廷有南討之計發
河北數州田兵二萬五千人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
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為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
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頗歲大獲

宋弁為黃門郎隨車駕南討詔弁於豫州都督所部
及東荆潁鄴皆減戍士營農水陸兼作

杜纂為積弩將軍既平南陽又詣赭陽武陽二郡課
種公田隨供軍費

北齊斛律羨為幽州道行臺僕射導高粱水北合易

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邊儲歲積轉漕用省公私獲

利焉

稽暉孝昭皇建中為平州刺史暉建議開幽州督亢

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

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

止轉輸之勞

隋郭衍文帝開皇中為朔中總管所部有嘗安鎮北

接蕃境嘗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

石民免轉輸之勞

趙仲卿爲朔州總管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
邊軍旅數起轉輸勞弊帝乃令仲卿於長城已北大
興屯田以實塞下又於河西勒百姓立堡營田積穀
京師置嘗平

煬帝大業中劉權從征吐谷渾帝令權過曼頭赤水
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

唐高祖武德初竇靜爲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
爲邊患師旅歲興軍糧不屬靜上表請於太原多置
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人物凋零不宜動衆書奏不
省靜復上書辭甚切於是徵靜入朝與裴寂蕭瑀封

德彞等爭不能屈竟從靜議歲收數十萬斛高祖
之六年秦王又奏請益置屯田於并州界高祖從之
竇軌爲益州道行臺左僕射擊臨洮羗破其部衆軌
度羗胡終爲後患於松州置屯田以備後舉

太宗貞觀初張儉爲朔州刺史廣營屯田歲致數十
萬斛邊糧益饒及遭喪儉勸百姓相贍遂免饑餒州
境獨安

張公謹爲代州都督上表請屯田以省轉運
高宗顯慶中劉仁軌爲帶萬州刺史鎮守百濟於是
漸營屯田積糧撫士以經畧高麗

則天天授初婁師德爲簡較豐州都督知營田事則天下書勞曰卿受委北番總司軍任往還靈夏簡較屯田收粟旣多京坻遽積不煩和糴之貴無復輸運之艱兩軍及其鎮兵數年咸得支給勤勞之誠久而彌著覽以嘉尚忻悅良深長壽元年召拜夏官侍郎判尚書事明年拜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師德曰王師外鎮必藉邊境營田卿須不憚劬勞更克使簡較又爲河源積石懷遠等軍及河蘭鄯廓等州簡較營田大使

郭元振長安中爲京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元振

本其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其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牧率之後數年豐稔遂斛至數十錢積軍糧可支數十年

中宗時王峻爲桂州都督桂州舊有屯兵嘗運衡永等州糧以饋之峻始改築羅郭奏罷屯兵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頃百姓賴之

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夏四月庚戌詔曰陳許豫壽等四州本開稻田將利百姓度其收穫甚役功庸何如分地均耕令人自種先所置屯田宜并定其地量給逃還及貧下百姓

代宗大曆五年詔諸州置屯田並停特畱華同澤等三州屯乃悉以度支之務委于宰臣

李承大曆末爲淮南淮西黜陟使奏於楚州置營豐堰以禦海潮屯田墾鹵歲收十倍至德宗初嚴郢爲京兆尹宰相楊炎不習邊事請於豐州屯田發關輔人開陵陽渠人頗苦之郢嘗從事朔方曉其利害乃具五城舊屯及募兵倉儲等數奏曰按舊屯沃饒之地今十不耕一若力可墾闢不俟浚渠其諸屯水利可種之田甚廣蓋功力不及因致荒廢今若發兩京關輔人於豐州浚渠營田徒擾兆庶必無其利臣不

敢遠引他事請以內園植稻明之且奉地膏腴田稱第一其內園丁皆京兆人於當處營田月一替其易可見然每人月給錢八千糧食在外內園使猶僦募不占奏令府司集事計一丁歲當錢九十六千米七斛二斗計所僦丁三百每歲合給錢二萬八千八百貫米二千一百六十斛不知歲終收穫幾何臣計所得不補所費况二千餘里發人出塞屯田一歲方替其糧穀從太原轉餉運直至多又每人須給錢六十三千米七斛二斗私出資費數又倍之據所收必不登本而關輔之人不免流散是虛畿甸而無益軍儲

與天寶已前屯田事殊臣雖至愚不敢不熟計惟當
 省察疏奏不報郢又上奏曰伏以五城舊屯其數至
 廣臣前已挾名聞奏訖其五城軍士若以今日所運
 開渠之糧貸諸城官田至冬輸之又以所送開渠功
 直布帛先給田者至冬令據時估輸穀如此即闕輔
 免於徵發五城豐厚力農闢田比之浚渠十倍之利
 也時炎方用事郢議不省卒開陵陽渠而竟棄之
 劉怦為雄武軍使廣屯田節用以辦理稱
 李元諒貞元中為隴右節度於涇州及良原收軍田
 粟數萬石初將刈獲涇原節度劉昌遣兵數千屯於

潘京以禦蕃寇自是邊軍頗有積儲

李復為義成軍節度使請於白馬衛置屯田數百
 畝以資軍食時人悅之

孟元陽起於陳許軍中理戎整肅勤公事善部署曲
 環之為節度使元陽為大將環使董作於西華屯元
 陽盛夏芒屨立稻田中須役者退而後就舍故其田
 無歲不稔軍中足食

憲宗元和三年六月以東都防禦使舊苑內營田六
 百五十頃至六年令河南府收管營種歲終具所得
 聞奏其營田兵罷之

冊原元龜屯田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二月詔諸道除邊軍
營田處其軍糧旣取正稅米分給其所管田自爲軍
中費用不合取百姓營田并以墾地廻換百姓肥濃
地其軍中如要營田任取食糧健卒而不得輒妄招
召
敬宗長慶四年七月靈武節度使奏於特進渠新置
營田六百頃
寶曆元年楊元卿爲滄景節度使詔以所置屯田有
裨國用命兼充當道營田使是冬元卿上言營田收
粟粟二十萬斛請付度支充軍糧

崔弘禮爲河陽節度使上言於秦渠下闢荒田三百
頃歲收粟二萬斛從寶曆二年減去度支所給數
文宗太和中殷侑爲滄齊德等州觀察使上言當管
河北兩州百姓耕牛見管戶一萬三千六百九十四
除老弱單獨外其間大半力堪營種去年緣無耕牛
百姓掘草根充糧一年虛過饑餓相繼轉死道路臣
去年躬親勸責酌量人力於一萬三千戶內每戶請
牛一具支絹綾五疋計三萬疋餘二千戶不得牛營
田不敢不奏詔曰滄州營田已有次第耕牛欠數類
有奏論方及春農實資濟恤宜更賜綾絹一萬疋其

來年將士糧米便勒本道自供

六年二月戶部尚書判度支王起奏靈武邠寧田土寬廣又復肥濃悉堪種蒔承前但逐年旋支錢收糴悉無貯積與本道計會立營田從之

七年四月以宣武軍先置營田別加田卒至是勅罷其卒計所停糧五萬七千餘斛節度使楊元卿奏請於營田頃畝之內加稅小麥三萬九千餘斛以代給其糧而留其卒詔許之

開成元年三月戊午度支奏請停京西營田

武宗會昌六年五月赦節文靈武天德三城封部之

內皆有良田緣無居人久絕耕種自今已後天下囚徒合處死刑憤非巨蠹者特許生全并家口配流此三道仍令本軍鎮各收管安存兼接借農具務使耕植

宣宗大中三年八月勅曰原州威州秦州武州並六關訪聞土地肥饒水草豐美如有百姓要墾闢耕種五年內不加稅賦五年後量定戶籍便爲永業其京城有犯事合流役囚徒從今後一切配十處收管者十處者謂原州秦州威州武州驛藏關石門關木峽關六盤關制勝關石峽關

冊府元龜 屯田 卷之五百三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三月西京奏制置三白渠起置
營田務一十一

明宗天成二年八月戶部員外郎知詔誥于嶠上言
請邊上兵士起置營田教趙克國諸葛亮之術庶令
且戰且耕望致輕徭

十二月左司郎中盧損上言以今歲南征運糧糜費
唐鄧復郢地利膏腴請以下軍官健興置營田庶減
民役以備軍行

長興元年七月前洋州節度副使程又徽陳利見請
於瀛莫兩州界起置營田以備邊因授又徽莫州刺

史克兩州營田使

晉張希崇爲靈州兩使留後先是州界與戎人交處
每歲以戍兵運糧經五百里有剽攘之患希崇及開
故屯田諭邊士使播種軍食大濟璽書褒之因正授
戎節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邦計部

卷之五百三

三

